

主编
薛虹

历史人物传记系列

中国 历代 驸马



历史人物传记系列

中国历代驸马

(上)

主 编 薛 虹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附马传

(上、下)

薛虹 主编 责任编辑 笑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市邙山书刊商标装璜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375 印张 584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7000 册

ISBN7-215-02615-9/K·417 定价 30.20 元

序 言

—— · 薛 虹 · ——

(一)

驸马是对皇族女婿的泛称。凡是皇帝的姑母、姐妹和女儿的夫婿都称作驸马。皇族女或是皇室收养的女子又有公主封号者的夫婿，也统称驸马。还有，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给皇族远支的宗女甚至是选来的民间女加封公主称号，再远嫁到异国他邦者，其夫婿也是驸马。

驸马作为皇室女婿的专称是始于魏晋。不仅夏商周三代没有这个封号，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秦汉时期也没有这个称谓。

驸马原本是宫中侍从的职官之一。在文献上初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着这一职官始置于西汉武帝刘彻之时，当时设置职掌相近的三都尉，即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其秩皆比二千石。对驸马都尉的“驸马”一词有不同的解释，比较可

信的解释是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的解释。驸马就是副马，驸者副也，驸马就是掌副车之驰。皇帝出行时的车驾有正驾和副驾之分，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皇帝乘坐的车驾是正驾，随同正驾的车舆则是副驾，起护卫和壮声威的作用，是卤簿之属。皇帝差遣替皇帝办事的奉命也可以坐副车，所以说副车不仅仅是摆设。例如《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汉武帝要到上林去狩猎，派其宠佞姬嫣（韩国后裔）乘副车率数十骑先来上林“骛驰视兽”。驸马都尉便是掌管副车的宫中职官。后来，这种官是闲员，如西晋时优遇宗室、外戚，就加封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总称之为“奉朝请”。什么是奉朝请呢？这种职位没有固定员额、没有固定的职掌，平素无需上朝，节庆日随班朝贺，皇帝有所垂询“奉朝令请召而已。”^①再后来，奉车都尉，骑都尉皆罢，唯有驸马都尉保留下来。

驸马都尉这一职官所以保留而没有被撤销，是因为从魏晋以来公主的夫婿都拜此官。三国时曹魏的何晏娶曹操女，曹丕建国后拜驸马都尉。从此时起，凡尚公主者皆加此官，至东晋成为定制。驸马，是驸马都尉的简称。无论是否拜驸马都尉，凡尚公主者，皆称驸马，职官名称，演变成特定身份的称谓。

驸马还有许多称谓。帝婿，见于《后汉书·马援传》，从字义上就可以理解是皇帝的女婿。在家天下的时代，帝婿当然又可以称作国婿、甥，原本也有女婿的意思，所以驸马又可以称作国甥。因为是公主之婿，还有主婿之称。这些称谓均在魏晋时代已经出现。

称驸马为粉侯，是借以恭维其漂亮和尊贵。这个典故出自何晏。《三国志·曹爽传》引《魏略》记载：何晏“以尚主得赐爵列侯”，“粉白不去手”，所以人称为“傅粉何郎”。文献上还有的记载是何晏

^① 《晋书·职官志》。

面孔天生的粉白，并不傅粉。何宴是不是擦胭脂涂粉，不必理论。但从此“粉侯”便成为驸马之别称。

驸马还有一个代称，曰禁脔，省略婿字，可称禁脔。这个典故出自《晋书·谢混传》。东晋元帝司马睿东渡江左，始都建康，财政极度困难，宫中很少杀猪，每杀一头猪，则视之为难得的珍膳。猪项上的那块肉尤为香美，只能供晋元帝食用，他人禁食，久之便称这块肉为“禁脔”。到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时，想将晋陵公主嫁给谢混。未几，孝武帝死，豪门、世代显贵的袁山松，此人“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惜未传世，在当时是名气、权势都大得很的人物，看中了谢混，想将女儿嫁给谢混为妻。贤明的外戚王珣劝袁山松说：“卿莫近禁脔。”后来遂称皇帝女婿为“禁脔”。唐代诗人岑参在《赠别张兵曹》诗中有：“君为禁脔，争看玉人游”，便是用的这一典故。

元代，夫婿，在蒙古语为“古列干”，又写作“古列坚”。元代驸马也用这个称谓，未曾另有专称。满族语称姐夫、女婿为驸，或写作厄夫、额夫、娥夫，逐渐地只限于贵族人家的女婿，清（后金）建国以后成为皇室女婿的专称，实际上成为一种尊宠的封号，加在名字之前或之后，或加于地名、部名之后，成为某人的专称。例如额驸何和礼、何和礼额驸，或写作栋鄂额驸，栋鄂是何和礼所出的部名；又例如额驸李永芳、李永芳额驸，或写作抚西额驸，抚西就是抚顺，满文档案多称之为抚西，李永芳在这里投降努尔哈赤，娶其孙女为妻，所以称之为降自抚西的额驸。

戏剧中有驸马自称“本宫”的用法，例如，包公戏《铡世美》中的驸马陈世美就有“本宫”的自称，这在史籍上是没有根据的。为公主结婚修筑的公主府第，从来不称作“宫”，所以驸马不可能称“本宫”。

(二)

驸马是以帝王家族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历代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皇室为公主择婿通称选驸马。选择什么人当驸马，在中国历史上是千差万别，受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制约，但婚姻史的传统、封建的等级制度和政治利害的需要，尤其是皇室巩固的政治需要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我们可以根据二十五部正史中著录姓名的七八百名驸马的具体情况来略加分析类比，区分被选为驸马的有哪些类型。

功臣子孙，这是秦汉以来直到清朝灭亡，皇室择婿的主要对象。《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诸男，皆尚公主”。西汉功臣张耳之子张敖，曹参、陈婴、周勃等贤相名将的子孙，皆尚公主。东汉以后直到魏晋，世族豪姓多为显贵，勋戚高官豪族融为一体，则皇室择婿多出名门世代，此风一直下延到隋唐。明初，“驸马多功臣子弟”，^①李善长子李祺、胡海子胡观、宋晟子宋琥和宋瑛、陆仲亨子陆贤，梅思祖侄梅殷、张龙子张麟、郭英子郭镇、耿炳文子耿璿、沐英子沐昕、袁洪子袁容等皆尚朱元璋女。越是统治时期比较长的王朝，其皇室女选择权勋家子弟为婚者越多。清高宗弘历算是一个典型，他有十个女儿，其中五个未婚而夭折。结婚的五个，除第三女许嫁给蒙古科尔沁部王公巴布腾巴尔珠尔外，第四女夫婿福隆安是大学士傅恒的儿子；第七女夫婿拉旺多尔济，俗称七额驸，膂力过人，勇猛异常，是超勇亲王策稜的孙子；札兰泰是协办大学士兆惠

^① 郑晓：《今言》卷之二。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有大体相同的记述。

的儿子；最得乾隆帝宠爱的小女儿的夫婿丰绅殷德是乾隆宠臣显赫无比的大学士和珅的儿子。皇室与权贵联姻结亲，彼此自固，成为不成文的惯习。但是权贵子弟，绝大多数是怠惰骄纵，靠着自家的门第和皇家快婿的身份，过着寄生的奢侈腐朽的生活，毫无作为地了却终生，在史籍上没有留下足以记述的善绩或恶行。

在选择驸马上，仍然沿袭着氏族族外婚制度的传统，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氏族贵族建立的君主专制的政权。最严格遵守这一传统习俗的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有辽一代，耶律氏为帝族，萧氏是后族，又是驸马族。两姓氏互为嫁娶，永恒的姑舅亲。萧氏并非契丹族的固有姓氏。《辽史·后妃传》序记载：“（辽）太祖慕汉高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萧氏原本是契丹族的乙室氏和拔里氏，因世与皇族耶律氏联姻，皇族希望其辅国如汉之萧何，才改姓氏为萧的。

北魏拓跋氏也沿袭氏族族外婚的习俗，穆氏家族世代尚公主。《魏书·穆崇传》记载穆氏“其先世效节于神元桓穆之时”，可知是鲜卑人，并非汉族。完颜女真的金朝，“为国者，婚姻有恒族”。^①皇族完颜氏与徒单氏、挈懒氏、唐括氏、蒲察氏、裴满氏、仆散氏、乌克伦氏等姓氏世相嫁娶。如纥石烈氏“自五代祖太尉韩赤以来与国家世为甥舅”，^②又皆尚公主。蒙古奇渥温氏建立的蒙元大帝国，其大汗（帝）族奇渥温氏与同族亦乞列思氏、弘吉剌氏，还与非蒙古族、操突厥语的汪古部世相嫁娶。满洲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与同族的赫舍里氏、钮祜禄氏、佟佳氏、郭罗络氏、伊尔根觉罗氏世相嫁娶。末代驸马郭布罗（郭罗络的异写）·润麒，就身兼国

① 《金史·世戚传》。

② 《金史·纥石烈志宁传》。

舅，他的姐姐婉容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溥仪的三妹韞颖（金蕊秀）又嫁给润麒为妻。蒙古族科尔沁部的博尔吉济特氏和清皇族也是世相嫁娶，清代后妃多博尔吉济特氏，清太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以及清世祖福临的废后、孝惠章皇后、淑惠妃、恭靖妃、端顺妃，还有清宣宗旻宁的孝静成皇后等皆出自博尔吉济特氏；而清前期的历代公主很多都嫁到科尔沁部，太祖努尔哈赤之第三女、第八女，太宗皇太极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女，圣祖玄烨之第三、六、十、十三、十五女，高宗弘历之第三、七女，仁宗颙琰之第四女，宣宗旻宁第四女等都是嫁到博尔吉济特氏，至于清朝历代亲王之女有公主封号嫁到博尔吉济特氏的有九人。直到今天科尔沁草原上有许多地方用“公主陵”命名。

世相嫁娶的氏族族外婚原是氏族联盟的基本条件，又是由氏族结成部落的重要途径之一。联姻就是结盟，毁婚等于毁盟。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部落国家，氏族族外婚则是其国家的社会基础。联婚是政治，例如，辽国的耶律氏世代与萧氏联姻，是为了使萧氏“世任其国事”。^①金国完颜氏“婚姻有恒族”，是为了“能使风气淳固，亲义不渝”。^②总之，其目的是以亲来固国。

这种选驸马的标准，在汉族建立的国家也有其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喜欢结姑舅亲，也是氏族族外婚习俗所长期残留的痕迹）。如西汉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③吕后重“重亲”，为了亲上加亲，让惠帝刘盈娶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舅舅娶外甥女为妻。西汉武帝刘彻的废后陈阿娇是西汉文帝刘恒女馆陶公主刘嫖所

① 《辽史·后妃传》。

② 《金史·世戚传》。

③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生,也是姑舅亲。刘彻娶卫子夫,又将姐姐嫁给卫子夫的弟弟大将军卫青,互为郎舅。实质上都是氏族族外婚习惯的沿袭。

通过嫁公主,选异国他邦的君主为驸马,建立与国关系,这种邦交婚姻,是氏族族外婚的延续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很发展,将联姻称作结“秦晋之好”,便是借用春秋时期秦、晋两国国君家族世代互为婚嫁的典故。《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惠王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是秦国羁縻巴蜀蛮夷的联姻政策。汉高七年(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白登之围”解后,刘邦听从娄敬建议,“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①自此,凡嫁公主于异国他邦的君主,建立与国关系,借以羁縻以求和平,则曰“和亲”。

这种和亲政策支配下选的驸马在西汉时有匈奴单于、乌孙王,隋唐时代有突厥可汗、吐谷浑王、吐蕃王、薛延陀王、契丹可汗、回纥可汗。这种和亲的主观政治目的,是企图将具有强大军事破坏力的邻国君主收为子婿。使之不会进攻、骚扰侵犯岳丈之国土;其死后,公主生子当国为外孙更不会进攻、骚扰、侵犯外公之国土。这种企图以弱女子换取边境太平并非善策。边防不修,国力不强,纵使嫁女也无济于事。西汉同匈奴的战争,隋唐同突厥的关系,并不曾因“和亲”而太平。击退匈奴或突厥的入境抢掠,主要还是依靠国家的实力和军事防御,根本不是什么“和亲”。至于说通过和亲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而讴歌和亲的功绩,则更不足取。我们知道国家间、民族间的任何形式的接触和联系,都会导致文化的传播。包括不义的战争都能传播文化,我们岂能因其后果有文化传播,而讴歌不义的战争吗?

^① 《史记·刘敬列传》。

和亲婚姻是历史的悲剧，试想不问年龄、面貌、生活习俗，语言是否相通，只凭他是异国他邦的君主，就将姑娘许配与他。这是贡品，和岁奉币帛没有什么两样，和中原王朝的皇帝索取少数民族藩邦献美女供其蹂躏之区别，只在于不是索取而是供奉。娄敬对刘邦献计时讲的借嫁公主建立翁婿关系，只能说娄敬无知。我们知道建立在父系氏族制度基础上的部落军事国家，视妇女为私产、奴仆、俘获品，父死所以妻后母，是财产继承关系。在匈奴单于和突厥可汗的观念里，与中原皇帝并无子婿之念。只是他穷途末路要投降，倾慕华风、娶公主才肯执子婿礼呢！

中国历史上的和亲婚姻的另一种形态是多国林立如东晋和北方十六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通过婚姻结盟或为存国而巴结强邻。例如十六国时许多国君嫁女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堪称典型，这个皇帝娶夏国皇帝赫连勃勃的三个女儿、北凉皇帝沮渠蒙逊的女儿，还有柔然敕连可汗的妹妹，身为三国的驸马。他对这些妻子视同奴婢，生杀予夺随意为之，根本没有什么亲谊。老岳父、大舅哥反而要对他屈膝称臣。

还有一种和亲婚姻，是以上赐下，赐婚是为了巩固宗藩统治，例如元朝先后将公主嫁给高丽王王愷、王璋和王焘。

在历代开创之初，开国功臣之中有一些人是驸马。例如，东汉的邓晨娶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李通娶其妹，西晋杜预尚司马懿女，明李贞娶明太祖朱元璋的姐姐，都是在建国以前就结为婚姻，而在建国前后的创业中建立了功勋的。三国时代东吴的驸马全琮、朱据，也是因功受孙权的赏识才将女儿许配为妻的。这一类的驸马，在驸马群体中为数不多，但在历代开国功臣中总要有一两位。

在战乱频仍，朝廷积弱或许多政权并存互相争夺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为寻求庇护、借重权贵豪门或强兵悍将，皇帝不得不将

女儿嫁给豪门或悍将。在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和北方林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以及其他的南北朝时代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于驸马竟成为皇位的篡夺者。其显著者如东晋的王敦，其家族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尚主后竟两次称兵“问鼎”。恒温手握重兵，抑挫门阀曾经颇有成效，东晋皇室依靠他以求自固。结果恒温还是企图篡立，被唐初官修的正史《晋书》列入逆臣。梁朝侯景两次拥立皇帝、两次尚公主当驸马，最后还是想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他如尔朱荣、宇文泰、高澄这些驸马基本上都属于侯景这种类型。五代十国时代的驸马也多类此，如后梁的赵岩，以攀龙附凤的乱世姻缘到拥立新君而专擅。后唐庄宗为笼络悍将赵延寿以巩固统治，结果赵延寿企图篡逆不遂而北陷辽国，后晋石敬瑭的妹夫杜重威本来是乱世军阀，后晋皇室以为选他为驸马可以重托以国事，结果他反而卖国求荣。

在历史上还有出于特定的需要而将公主许配的，最荒唐的要算汉武帝刘彻为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竟将心爱的女儿嫁给无赖汉、诈骗犯方士栾大。北魏为瓦解削弱对峙的南朝，招逃来的刘宋宗室刘昶为驸马，利用他多次向刘宋用兵。南齐来投的宗室萧宝夤、萧烈父子在北魏为驸马，和刘昶是同一类型。

从上面的分别类型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被选作驸马主要是取决于历朝各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公主不过是政治交易的筹码。

(三)

上面所说的是历史实际中的驸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是还

需要从选择驸马的主观标准或意图方面作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魏国“公叔为相，尚魏公主”，公叔是韩之公族。《汉书·东方朔传》和《霍光传》都记载西汉是“列侯尚主”。^①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公侯（功臣封为列侯）是选驸马的主要对象，这种标准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方面来说大体上沿袭到宋朝。隋唐以后，科举逐渐盛行，读书人通过科举成士大夫，才在宋朝制度上规定士大夫之子可以娶帝女为妻。^②到明朝初年“驸马尚公主多以公侯子弟充之，而不甚拘年貌”。^③

明代永乐朝以后挑选驸马有所更改，所以“易代以后，渐选之民间”。“凡选驸马，礼部榜谕在京官军民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整齐、行止端庄、有家教者报名，司礼内官与诸王馆会选。不中，则博访于畿内、山东、河南。选中三人，钦定一人”。^④

明代永乐年以后定制如上选驸马，可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广泛性”的挑选了。其目的是要选良家子，使公主得一如意郎君，堪称用心良苦。但付诸实施中，则走了样，造成公主婚姻的悲剧。明季沈德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完成的《万历野获编》以当世人记当世事，曾撰入“驸马再选”数条。在这里选引两则：

一则是明世宗朱厚熜为其同父母妹永淳公主择婿。“嘉靖六年（1525年）永淳公主将下降，礼部选婚。时永清卫军余陈钊，名列第三，上亲定为驸马矣！听选官余德敏奏：钊父本勇士，家世恶疾，母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根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姊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霍光传》记载鄂邑公主寡，幸河间丁外人，论断“汉公主不讳私夫”，似乎西汉时公主婚姻还比较自由。其实不然，公主寡居自己再嫁是非法的，不被承认，其夫婿不得列侯。所以班固才大书特书，以垂教训。

② 《宋史·礼志十八》：“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

③ 王士贞：《弇山堂别集》卷1。

④ 《明史·礼志九》。

又再醮庶妾，不可尚主。礼部郎中李浙，奏德敏妄言，请逮治罪。上不许，命斥钅再选，并奉侍郎刘龙俸，别选得谢诏。”可是再选的谢诏如何呢？“谢诏选后，京师人有‘十好笑’之谣。……其末则云：‘十好笑，驸马换个现世报’。盖谢秃少发，几不能绾髻，故有此讥”。^① 规定要选“容貌整齐”的人，结果司礼太监等挑个盘不起发的秃子，显然是有人从中贿赂，作了手脚，秃驸马虽成笑柄，却“富贵者四十年。”早于此，弘治八年（1495年）曾发生一桩内官李广受富民袁相重贿，使之选为驸马案，因言官告发而削选。

另一则是明神宗朱翊钧为其胞妹永宁公主择婿。“上因胞妹永宁公主将下嫁，选京师富室子梁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珰冯保纳其数万之赂，首揆江陵公（张居正）力持之，慈圣太后（神圣母）亦为所惑。未几合卺，鼻血双下，沾涇袍襟，几不成礼，宫监尚称喜，以为挂红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嫠居数年而歿，竟不识人间房帙事”。^②

竞选驸马，也可以靠贿赂得中。这可算是帝王体制的悲剧，也是闹剧。

（四）

驸马是皇家的娇客、贵人。在帝王中心的君主政治的时代，其社会地位应当是很高贵的。一般在朝，是位于同品官员之首，但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宗法制度的统治下，伦理纲常是天经地义之理，男尊女卑，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在驸马

^{①②} 《万历野获编》卷3。

的家庭中则不然。由于公主是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封建专制主义的宗法、礼制，都必需服从于皇室的至尊，所以家庭生活中的纲常之伦理则无法适用了，不得不违悖纲常，而迁就公主的特殊身份。

“汉魏之礼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①秦汉以来迄于明清一直如此。公主到成婚年龄，朝廷要为她建筑公主府第，一般不同舅姑同居一处，招驸马来府第就婚。而且公主出嫁称之为“下降”，言其以高降低，以上嫁下。汉魏时期，一般家庭，男子就婚女家曰赘婿，他的社会身份是低贱的，如同奴仆。如功震边陲的西汉驸马大将军卫青，自始至终没有大将军府，只能住在公主府第。薛宣官为丞相，尚西汉宣帝刘询女敬武长公主，免官便被放归故里，而敬武长公主仍居京师长安公主府第。更有甚者，清朝“若公主先驸马死，则逐驸马出府。”这种就公主第成婚的仪注，自西晋王朗起历朝皆有谏革，但始终未有废止。

驸马和公主虽是夫妻，但尊卑不等，所以不能按家庭常礼论序。京戏《打金枝》中虚构汾阳王郭子仪庆寿，六儿媳升平公主不拜寿，驸马郭暖一怒打了公主，几乎闯了杀身灭门的大祸，幸得唐代宗李豫还算宽容明智，才平息了轩然大波。历史上从来是舅姑要拜公主儿媳，驸马更要礼拜不迭。为了改变这种乖悖伦常的规矩，不知有多少人奏请变更，总是不改。宋代朝廷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想出来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那就是“升行”，将驸马提升辈数，算和父亲同辈，改名字用父亲行辈的字，靠和父亲称兄道弟，来免公主拜舅姑。这样的滑稽事虽然令人为之捧腹喷饭，却是宋朝的宪章。

到了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太师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娶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成婚日李善长老夫妻四拜公主。朱元璋虽然感

① 《晋书·礼志下》。

觉到这样仪礼确实不合适，但却不肯更改。直到洪武二十六年才“稍更仪注”，改为公主成婚，要拜舅姑，公主和驸马相向拜之礼，但实际上“仪注虽存，其拜姑舅及公主驸马相向拜之礼，终明之世实未尝行也”。^① 明朝末年驸马、以身殉国的巩永固，被选中后请婚，每天黎明要到公主府第门前月台上四拜，三个月后，才得允许“上堂、上门、上影壁、行礼如前。始视膳于公主前，公主饮食于上，驸马侍立于旁，过此，方议成婚。”^②直到教习驸马主事陈鍾盛实在看不惯，上疏奏报：“……安有跪拜数月，称臣侍膳，然后成婚者？……以天子馆甥，下同隶役，岂所以尊朝廷？”^③把驸马爷折腾的形同隶役，才算是尊崇皇家吗？在这样严词责诘之下，明毅宗朱由检即崇祯帝也觉得是太过分了，才下令“择日成婚”。清沿明制，依样画葫芦，“公主出嫁，即赐以府第，不与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见帝礼谒其媳。”^④

事情从来都是两重性的，有其利必有其弊，任何事物皆不可任其极。驸马的家庭悖乎情理的尊崇公主，结果造成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公主也身受其害，而驸马处境就更不堪言了。这一点到封建专制制度晚期的明清时代则突出到乖谬的地步。

明清时代，公主下嫁照例要派一名老宫人到公主府去为保姆，管理日常事物，名曰照应，俗称管家婆。管家婆多打着皇帝差遣照应的旗号，“蔑视驸马为奴隶，即贵主举动，每为所制。选尚以后，出居于王府，必捐数万金，遍贿内外，始得讲伉俪之好”。^⑤明清制，驸马在公主府第是居“外舍”，非公主宣召则不能入内室。”若公主不贿保姆，即有所宣召，保姆必多方间阻，甚至责以无耻。女子多柔懦

①②③ 《明史·礼志九》。

④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⑤ 《万历野获编》卷3。

面软，焉有不为其所制者。”^①

现在举两件事例。

一是明万历朝驸马冉兴让被辱殴事。明神宗的女儿寿宁公主，是宠妃郑贵妃所出，嫁给冉兴让，夫妻关系尚属融洽。某日夕，公主宣召驸马入室。管家婆梁盈女正和她的假夫宦官赵进朝酣饮，冉兴让没有同梁盈女打招呼，便入公主内室。盈女大怒，闯入公主内室，乘醉打驸马一顿棍子，还驱之令出，公主劝解，盈女又辱骂公主。公主悲忿不欲生，次日晨奔入宫中，打算向母亲郑妃哭诉。不料盈女已先入宫拨弄是非，把驸马和公主说的淫秽不堪。郑妃怒甚，竟拒不见公主。驸马冉兴让写了表章，要向皇帝告状。不料拿着表章，刚进宫内，昨晚酣饮的宦官赵进朝，就勾引宦者几十人，见冉兴让，便一拥而上，揪住头发按地便打，驸马是衣冠碎坏，血肉狼藉，狂逃出长安门，他的随从舆马，早已被打逃散，驸马只好蓬着头光着脚板回到公主府第，正打算再上疏时，皇帝严旨已下，对驸马诘责十分严厉，并褫夺其蟒袍玉带，发国子监闭门思过三个月，公主也只得忍辱独自回来。结果，梁盈女调回宫中另行差派。而内官群殴驸马，竟无人过问。

二是清文宗奕訢女荣安固伦公主告保姆事。公主结婚时十九岁，嫁给内大臣符珍。每次宣召驸马入室，都被保姆借口种种理由阻拦，野史记载“年余”，也没有见过驸马是什么模样。公主虽然怒甚，但却忍而不言。某一日进宫，跪到皇帝面前请命说：“父皇究竟将臣女嫁给了何人？”皇帝说：“难道符珍不是你的夫婿吗？”公主说：“符珍什么样，臣女已嫁一年，还没见过这个人呢？”皇帝十分惊讶问道：“何以不见？”公主答道：“保姆不让见。”皇帝说：“你们夫妻

①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